

第一回 張天師祈禳瘟疫 洪太尉誤走妖魔

第一回 張天師祈禳瘟疫 洪太尉誤走妖魔

話說大宋仁宗天子在位，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點，天子駕坐紫宸殿，受百官朝賀。但見：

祥雲迷鳳閣，瑞氣罩龍樓。含煙御柳拂旌旗，帶露宮花迎劍戟。天香影裡，玉簪朱履聚丹墀；仙樂聲中，繡襖錦衣扶御駕。珍珠簾捲，黃金殿上現金輦；鳳羽扇開，白玉階前停寶輦。隱隱淨鞭三下響，層層文武兩班齊。

當有殿頭官喝道：「有事出班早奏，無事捲簾退朝。」只見班部叢中，宰相趙哲、參政文彥博出班奏曰：「目今京師瘟疫盛行，傷損軍民甚多。伏望陛下釋罪寬恩，省刑薄稅，祈禳天災，救濟萬民。」天子聽奏，急敕翰林院隨即草詔，一面降赦天下罪囚，應有民間稅賦，悉皆赦免；一面命在京宮觀寺院，修設好事禳災。

不料其年瘟疫轉盛。仁宗天子聞知，龍體不安，復會百官計議。向那班部中，有一大臣越班啓奏。天子看時，乃是參知政事范仲淹。拜罷起居，奏曰：「目今天災盛行，軍民塗炭，日夕不能聊生。以臣愚意，要禳此災，可宣嗣漢天師星夜臨朝，就京師禁院，修設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，奏聞上帝，可以禳保民間瘟疫。」仁宗天子准奏。急令翰林學士草詔一道，天子御筆親書，並降御香一炷，欽差內外提點殿前太尉洪信為天使，前往江西信州龍虎山，宣請嗣漢天師張真人星夜來朝，祈禳瘟疫。就金殿上焚起御香，親將丹詔付與洪太尉，即便登程前去。洪信領了聖敕，辭別天子，背了詔書，盛了御香，帶了數十人，上了鋪馬，一行部從，離了東京，取路逕投信州貴溪縣來。但見：

遙山疊翠，遠水澄清。奇花綻錦繡鋪林，嫩柳舞金絲拂地。風和日暖，時過野店山村；路直沙平，夜宿郵亭驛館。羅衣蕩漾紅塵內，駿馬馳驅紫陌中。

且說太尉洪信齎擎御詔，一行人從上了路途，夜宿郵亭，朝行驛站，遠程近接，渴飲飢餐不止一日，來到江西信州。大小官員出郭迎接，隨即差人報知龍虎山上清宮住持道眾，準備接詔。次日，眾位官同送太尉到於龍虎山下。只見上清宮許多道眾，鳴鐘擊鼓，香花燈燭，幢幡寶蓋，一派仙樂，都下山來迎接丹詔，直至上清宮前下馬。太尉看那官殿時，端的是好座上清宮。但見：

青松屈曲，翠柏陰森。門懸敕額金書，戶列靈符玉篆。虛皇壇畔，依稀垂柳名花；煉藥爐邊，掩映蒼松老檜。左壁廂天丁力士，參隨著太乙真君；右勢下玉女金童，簇捧定紫微大帝。披髮仗劍，北方真武踏龜蛇；跣履頂冠，南極老人伏龍虎。前排二十八宿星君，後列三十二帝天子。階砌下流水潺潺，牆院後好山環繞。鶴生丹頂，龜長綠毛。樹梢頭獻果蒼猿，莎草內銜芝白鹿。三清殿上，擊金鐘道士步虛；四聖堂前，敲玉磬真人禮斗，獻香臺砌，彩霞光射碧琉璃；召將瑤壇，赤日影搖紅瑪瑙。早來門外祥雲現，疑是天師送老君。

當下，上自住持真人，下及道童侍從，前迎後引，接至三清殿上，請將詔書居中供養著。洪太尉便問監宮真人道：「天師今在何處？」住持真人向前稟道：「好教太尉得知：這代祖師，號曰虛靖天師，性好清高，倦於迎送，自向龍虎山頂，結一茅庵，修真養性，因此不住本宮。」太尉道：「目今天子宣詔，如何得見？」真人答道：「容稟：詔敕權供在殿上，貧道等亦不敢開讀。且請太尉到方丈獻茶，再煩計議。」當時將丹詔供養在三清殿上，與眾官都到方丈，太尉居中坐下，執事人等獻茶，就進齋供，水陸俱備。



齋罷，太尉再問真人道：「既然天師在山頂庵中，何不著人請將下來相見，開宣丹詔？」真人稟道：「太尉，這代祖師雖在山頂，其實道行非常，能駕霧興雲，蹤跡不定，貧道等如常亦難得見，怎生教人請得下來？」太尉道：「似此如何得見！目今京師瘟疫盛行，今上天子特遣下官為使，齋捧御書丹詔，親奉龍香，來請天師，要做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，以禳天災，救濟萬民。似此怎生奈何？」真人稟道：「天子要救萬民，只除是天師辦一點志誠心，齋戒沐浴，更換布衣，休帶從人，自背詔書，焚燒御香，步行上山禮拜，叩請天師，方許得見。如若心不志誠，空走一遭，亦難得見。」太尉聽說，便道：「俺從京師食素到此，如何心不志誠？既然恁地，依著你說，明日絕早上山。」當晚各自權歇。

次日五更時分，眾道士起來，備下香湯齋供，請太尉起來沐浴，換了一身新鮮布衣，腳下穿上麻鞋草履，吃了素齋，取過丹詔，用黃羅包袱背在脊梁上，手裡提著銀手爐，降降地燒著御香。許多道眾人等，送到後山，指與路徑。真人又稟道：「太尉要救萬民，休生退悔之心，只顧志誠上去。」太尉別了眾人，口誦天尊寶號，縱步上山來。將至半山，望見大頂直侵霄漢，果然好座大山。正是：

根盤地角，頂接天心。遠觀磨斷亂雲痕，近看平吞明月魄。高低不等謂之山，側石通道謂之岫，孤嶺崎嶇謂之路，上面平極謂之頂，頭圓下壯謂之巒，藏虎藏豹謂之穴，隱風隱雲謂之岩，高人隱居謂之洞，有境有界謂之府，樵人出沒謂之徑，能通車馬謂之道，流水有聲謂之澗，古渡源頭謂之溪，岩崖滴水謂之泉。左壁為掩，右壁為映。出的是雲，納的是霧。錐尖像小，崎嶇似峭，懸空似險，削儼如平。千峰競秀，萬壑爭流。瀑布斜飛，藤蘿倒掛。虎嘯時風生谷口，猿啼時月墜山腰。恰似青黛染成千塊玉，碧紗籠罩萬堆煙。

這洪太尉獨自一個，行了一回，盤坡轉徑，攬葛攀藤。約莫走過了數個山頭，三二里多路，看看腳酸腿軟，正走不動，口裡不說，肚裡躊躇，心中想道：「我是朝廷貴官公子，在京師時，重裨而臥，列鼎而食，尚兀自倦怠，何曾穿草鞋，走這般山路！知他天師在那裡，卻教下官受這般苦！」又行不到三、五十步，掇著肩氣喘。只見山凹裡起一陣風，風過處，向那松樹背後，奔雷也似吼一聲，撲地跳出一個吊睛白額錦毛大蟲來。洪太尉吃了一驚，叫聲：「阿呀！」撲地望後便倒。偷眼看那大蟲時，但見：

毛披一帶黃金色，爪露銀鉤十八隻。
睛如閃電尾如鞭，口似血盆牙似戟。
伸腰展臂勢猙獰，擺尾搖頭聲霹靂。
山中狐兔盡潛藏，澗下獐麋皆斂迹。

那大蟲望著洪太尉，左盤右旋，咆哮了一回，托地望後山坡下跳了去。洪太尉倒在樹根底下，說的三十六個牙齒捉對兒廝打，那心頭一似十五個吊桶，七上八落的響，渾身卻如中風麻木，兩腿一似鬥敗公雞，口裡連聲叫苦。大蟲去了一盞茶時，方才爬將起來，再收拾地上香爐，還把龍香燒著，再上山來，務要尋見天師。

又行過三、五十步，口裡嘆了數口氣，怨道：「皇帝御限差俺來這裡，教我受這場驚恐！」說猶未了，只覺得那裡又一陣風，吹得毒氣直衝將來。太尉定睛看時，山邊竹藤裡簌簌地響，搶出一條吊桶大小、雪花也似蛇來。太尉見了，又吃一驚，撇了手爐，叫一聲：「我今番死也！」望後便倒在盤陀石邊。微閃開眼看那蛇時，但見：

昂首驚颿起，掣目電光生。動蕩則折峽倒岡，呼吸則吹雲吐霧。鱗甲亂分千片玉，尾梢斜捲一堆銀。



那條大蛇，逕搶到盤陀石邊，朝著洪太尉盤做一堆，兩隻眼迸出金光，張開巨口，吐出舌頭，噴那毒氣在洪太尉臉上。驚得太尉三魂蕩蕩，七魄悠悠。那蛇看了洪太尉一回，望山下一溜，卻早不見了。太尉方才爬得起來，說道：「慚愧！驚殺下官！」看身上時，寒粟子比蝸蝨兒大小。口罵那道士：「叵耐無禮，戲弄下官，教俺受這般驚恐！若山上尋不見天師，下去和他別有話說。」再拿了銀提爐，整頓身上詔敕，並衣服巾幘，卻待再要上山去。正欲移步，只聽得松樹背後隱隱地笛聲吹響，漸漸近來。太尉定睛看時，只見那一個道童，倒騎著一頭黃牛，橫吹著一管鐵笛，轉出山凹來。太尉看那道童時，但見：

頭縮兩枚丫髻，身穿一領青衣。腰間絛結草來編，腳下芒鞋麻間隔。明眸皓齒，飄飄並不染塵埃；綠鬢朱顏，耿耿全然無俗態。

昔日呂洞賓有首牧童詩道得好：

草鋪橫野六七里，笛弄晚風三四聲。
歸來飽飯黃昏後，不脫簑衣臥月明。

只見那個道童笑吟吟地騎著黃牛，橫吹著那管鐵笛，正過山來。洪太尉見了，便喚那個道童：「你從那裡來？認得我麼？」道童不睬，只顧吹笛。太尉連問數聲，道童呵呵大笑，拿著鐵笛，指著洪太尉說道：「你來此間，莫非要見天師麼？」太尉大驚，便道：「你是牧童，如何得知？」道童笑道：「我早間在草庵中服侍天師，聽得天師說道：『今上皇帝差個洪太尉齎擎丹詔，御香，到來山中，宣我往東京做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，祈禳天下瘟疫。我如今乘鶴駕雲去也。』這早晚想是去了，不在庵中。你休上去，山內毒蟲猛獸極多，恐傷害了你性命。」太尉再問道：「你不

要說謊？」道童笑了一聲，也不回應，又吹著鐵笛，轉過山坡去了。太尉尋思道：「這小的如何盡知此事？想是天師吩咐他，一定是了。」欲待再上山去，「方才驚唬的苦，爭些兒送了性命，不如下山去罷。」

太尉拿著提爐，再尋舊路，奔下山來。眾道士接著，請至方丈坐下，真人便問太尉道：「曾見天師麼？」太尉說道：「我是朝中貴官，如何教俺走得山路，吃了這般辛苦，爭些兒送了性命！為頭上至半山裡，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，驚得下官魂魄都沒了。又行不過一個山嘴，竹藤裡搶出一條雪花大蛇來，盤做一堆，攔住去路。若不是俺福分大，如何得性命回京？儘是你這道眾戲弄下官！」真人覆道：「貧道等怎敢輕慢大臣？這是祖師試探太尉之心。本山雖有蛇、虎，並不傷人。」太尉又道：「我正走不動，方欲再上山坡，只見松樹旁邊轉出一個道童，騎著一頭黃牛，吹著管鐵笛，正過山來。我便問他：『那裡來？識得俺麼？』他道：『已都知道了。』說：『天師吩咐：早晨乘鶴駕雲，望東京去了。』」下官因此回來。」真人道：「太尉可惜錯過，這個牧童，正是天師！」太尉道：「他既是天師，如何這等猥獮？」真人答道：「這代天師非同小可，雖然年幼，其實道行非常。他是額外之人，四方顯化，極是靈驗。世人皆稱為『道通祖師』。」洪太尉道：「我直如此有眼不識真師，當面錯過！」真人道：「太尉且請放心！既然祖師法旨，道是去了，比及太尉回京之日，這場醮事，祖師已都完了。」太尉見說，方才放心。真人一面教安排筵宴，款待太尉，請將丹詔收藏於御書匣內，留在上清宮中，龍香就三清殿上燒了。當日方丈內大排齋供，設宴飲酌。至晚席罷，止宿到曉。

次日早膳以後，真人、道眾並提點、執事人等請太尉遊山，太尉大喜。許多人從跟隨著，步行出方丈，前面兩個道童引路，行至宮前宮後，看玩許多景致。三清殿上，富貴不可盡言。左廊下，九天殿、紫微殿、北極殿；右廊下，太乙殿、三官殿、驅邪殿，諸宮看遍。行到右廊後一所去處，洪太尉看時，另外一所殿宇，一遭都是搗椒紅泥牆，正面兩扇朱紅桶子，門上使著胳膊大鎖鎖著，交叉上面貼著十數道封皮，封皮上又是重重疊疊使著朱印。簷前一面朱紅漆金字牌額，

左書四個金字，寫道「伏魔之殿」。

太尉指著門道：「此殿是甚麼去處？」真人答道：「此乃是前代老祖天師，鎖鎮魔王之殿。」

太尉又問道：「如何上面重重疊疊貼著許多封皮？」真人答道：「此是老祖大唐洞玄國師封鎖魔王在此。但是經傳一代天師，親手便添一道封皮，使其子子孫孫不得妄開。走了魔君，非常利害。今經八、九代祖師，誓不敢開。鎖用銅汁灌鑄，誰知裡面的事。小道自來住持本宮三十餘年，也只聽聞。」洪太尉聽了，心中驚怪，想道：「我且試看魔王一看。」便對真人說道：「你且開門來，我看魔王甚麼模樣。」真人告道：「太尉，此殿決不敢開！先祖天師叮嚀告戒：『今後諸人不許擅開。』」太尉笑道：「胡說！你等要妄生怪事，煽惑百姓良民，故意安排這等去處，假稱鎖鎮魔王，顯耀你們道術。我讀一鑒之書，何曾見鎖魔之法？神鬼之道，處隔幽冥，我不信有魔王在內。快與我打開，我看魔王如何！」真人三回五次稟說：「此殿開不得，恐惹利害，有傷於人。」太尉大怒，指著道眾說道：「你等不開與我看，回到朝廷，先奏你們眾道士阻擋宣詔，違別聖旨，不令我見天師的罪犯；後奏你等私設此殿，假稱鎖鎮魔王，煽惑軍民百姓。把你都追了度牒，刺配遠惡軍州受苦。」真人等懼怕太尉權勢，只得喚幾個火工道人來，先把封皮揭了，將鐵錘打開大鎖。眾人把門推開，看裡面時，黑洞洞地，但見：

昏昏默默，杳杳冥冥。數百年不見太陽光，億萬載難瞻明月影。不分南北，怎辨東西。
黑煙靄靄撲人寒，冷氣陰陰侵體顫。人跡不到之處，妖精往來之鄉。閃開雙目有如盲，
伸出兩手不見掌。常如三十夜，卻似五更時。

眾人一齊都到殿內，黑暗暗不見一物。太尉教從人取十數個火把點著，將來打一照時，四邊並無一物，只中央一個石碑，約高五、六尺，下面石龜趺坐，大半陷在泥裡。照那碑碣上時，前面都是龍章鳳篆，天書符籙，人皆不識。照那碑後時，卻有四個真字大書，鑿著「遇洪而開」。卻不是一來天罡星合當出世，二來宋朝必顯忠良，三來湊巧遇著洪信。豈不是天數！洪太尉看了

這四個字，大喜，便對真人說道：「你等阻擋我，卻怎地數百年前已注定我姓字在此？」遇洪而開，分明是教我開看，卻何妨！我想這個魔王，都只在石碑底下。汝等從人，與我多喚幾個火工人等，將鋤頭鐵鍬來掘開。」真人慌忙諫道：「太尉，不可掘動！恐有利害，傷犯於人，不當穩便。」太尉大怒，喝道：「你等道眾，省得甚麼？碑上分明鑿著遇我教開，你如何阻擋？快與我喚人來開。」真人又三回五次稟道：「恐有不好。」太尉那裡肯聽？只得聚集眾人，先把石碑放倒，一齊併力掘那石龜，半日方才掘得起。又掘下去，約有三、四尺深，見一片大青石板，可方丈圍。洪太尉叫再掘起來。真人又苦稟道：「不可掘動！」太尉那裡肯聽？眾人只得把石板一齊扛起，看時，石板底下卻是一個萬丈深淺地穴。只見穴內刮刺刺一聲響亮，那響非同小可，恰似：

天摧地塌，岳撼山崩。錢塘江上，潮頭浪擁出海門來；泰華山頭，巨靈神一劈山峰碎。共工奮怒，去盔撞倒了不周山；力士施威，飛錘擊碎了始皇輦。一風撼折千竿竹，十萬軍中半夜雷。

那一聲響亮過處，只見一道黑氣，從穴裡滾將起來，掀塌了半個殿角。那道黑氣直衝上半天裡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，望四面八方去了。眾人吃了一驚，發聲喊，都走了，撇下鋤頭鐵鍬，盡從殿內奔將出來，推倒擱翻無數。驚得洪太尉目瞪口呆，罔知所措，面色如土。奔到廊下，只見真人向前叫苦不迭。太尉問道：「走了的卻是甚麼妖魔？」那真人言不過數句，話不過一席，說出這個緣由。有分教：一朝皇帝，夜眠不穩，晝食忘餐。直使：

宛子城中藏虎豹，夢兒窪內聚神蛟。

畢竟龍虎山真人說出甚麼言語來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王教頭私走延安府 九紋龍大鬧史家村

話說當時住持真人對洪太尉說道：「太尉不知，此殿中當初是祖老天師洞玄真人傳下法符，囑咐道：『此殿內鎮鎖著三十六員天罡星，七十二座地煞星，共是一百單八個魔君在裡面。上立石碑。鑿著龍章鳳篆天符，鎮住在地。若還放他出世，必惱下方生靈。』如今太尉放他走了，怎生是好？」有詩為證：

千古幽局一旦開，天罡地煞出泉臺。

自來無事多生事，本為禳災卻惹災。

社稷從今雲擾擾，兵戈到處鬧垓垓。

高俅奸佞雖堪恨，洪信從今釀禍胎。

當時洪太尉聽罷，渾身冷汗，捉顫不住。急急收拾行李，引了從人，下山回京。真人並道眾送官罷，自回宮內，修整殿宇，起豎石碑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洪太尉在途中吩咐從人，教把走妖魔一節，休說與外人知道，恐天子知而見責。於路無話，星夜回至京師，進得汴梁城，聞人所說：「天師在東京禁院做了七晝夜好事，普施符籙，禳救災病，瘟疫盡消，軍民安泰。天師辭朝，乘鶴駕雲，且回龍虎山去了。」洪太尉次日早朝，見了天子奏說：「天師乘鶴駕雲，先到京師，臣等驛站而來，才得到此。」仁宗准奏，賞賜洪信，復還舊職，亦不在話下。後來仁宗天子在位共四十二年，晏駕，無有太子，傳位濮安懿王允讓之子，太宗皇帝的孫，立帝號曰英宗。在位四年，傳位與太子神宗。神宗在位一十八年，傳位與太子哲宗。那時天下盡皆太平，四方無事。

且說東京開封府汴梁宣武軍，一個浮浪破落戶子弟，姓高，排行第二，自小不成家業，只好刺槍使棒，最是踢得好腳氣毬。京師人口順，不叫高二，卻都叫他做高俅。後來發跡，便將氣毬那字去了毛旁，添作立人，便改作姓高名俅。這人吹彈歌舞，刺槍使棒，相撲玩耍，頗能詩書詞賦；若論仁義禮智，信行忠良，卻是不會，只在東京城裡、城外幫閒。因幫了一個生鐵王員外兒子使錢，每日三瓦兩舍，風花雪月，被他父親在開封府裡告了一紙文狀，府把高俅斷了四十脊杖，迭配出界發放，東京城裡人民不許容他在家宿食。高俅無計奈何，只得來淮西臨淮州，投奔一個開賭坊的閒漢柳大郎，名喚柳世權。他平生專好惜客養閒人，招納四方乾隔滌漢子。高俅投托得柳大郎家，一住三年。後來哲宗天子因拜南郊，感得風調雨順，放寬恩大赦天下，那高俅在臨淮州，因得了赦宥罪犯，思量要回東京。這柳世權卻和東京城裡金梁橋下開生藥鋪的董將士是親戚，寫了一封書札，收拾些人事盤纏，齎發高俅回東京，投奔董將士家過活。

當時高俅辭了柳大郎，背上包裹，離了臨淮州，迤邐回到東京，逕來金梁橋下董生藥家，下了這一封書。董將士一見高俅，看了柳世權來書，自肚裡尋思道：「這高俅，我家如何安著得他？若是個志誠老實的人，可以容他在家出入，也教孩兒們學些好；他卻是個幫閒的破落戶，沒信行的人，亦且當初有過犯來，開封府被斷配出境的人，倘或留住在家中，倒惹得孩兒們不學好了。待不收留他，又撇不過柳大郎面皮。」當時只得權且歡天喜地相留在家宿歇，每日酒食款待。

住了十數日，董將士思量出一個路數，將出一套衣服，寫了一封書簡，對高俅說道：「小人家下，螢火之光，照人不亮，恐後誤了足下。我轉薦足下與小蘇學士處，久後也得個出身。足下意內如何？」高俅大喜，謝了董將士。董將士使個人將著書簡，引領高俅逕到學士府內。門吏轉報小蘇學士，出來見了高俅，看罷來書。知道高俅原是幫閒浮浪的人，心下想道：「我這裡如何安著得他？不如做個人情，薦他去駙馬王晉卿府裡做個親隨；人都喚他做小王都太尉，他便喜歡這樣的人。」當時回了董將士書札，留高俅在府裡住了一夜。

次日，寫了一封書呈，使個幹人，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處。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，神